

7岁小学生确诊骨癌,就在半个多月前,他的父亲也查出胃癌—— 班主任给家长群发短信求助 这条慈善短信越传越远

昨天,南京三牌楼小学一年级三班的同学们在给宝宝的捐款单上,稚嫩地签下自己的名字,这个成立不到半年的集体,试图拯救一个成员——7岁的宝宝被确诊为骨癌,他的家里已经无能为力。

□快报记者 贾磊 文/摄



生病后,宝宝每天在家看电视,他很想重返课堂

宝宝生病,妈妈坚强

位于和会街的这套房子,差不多已经是这个家庭最后的资产。刚从街道为宝宝申请低保回来的程红推开门,把记者带了进去。

这房子有些旧了,而且因为几个灯泡坏了,房子里又有些暗,程红放下手里的东西,走进宝宝的卧室。跟外面几个空荡荡的房间相比,这个房间要温馨得多,颜色鲜艳的玩具堆在各个角落,床头上方是一张宝宝小时候的艺术照,床旁边则放着些零食和小人书,电视机开着,正在播放《唐老鸭》。

宝宝躺在床上,咯咯笑着,只是偶尔牵动了腿上的伤痛,这个

7岁的男孩会像个大人一样皱起眉头,不过,他很快就忘记了痛,拿起遥控器,一个台一个台“扫”过去。程红说,待在家里几天,宝宝已经有些烦了,不止一次问她,“妈妈,我什么时候能回去上学?”

程红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宝宝。医生告诉她,宝宝的左腿胫骨上有个肿瘤,想要保住命,怕是需要截肢。

跟记者说起这些,程红的脸色有些暗淡,但很快,她又微笑了起来。程红说,她每天必须强迫自己笑下去,因为她是这个家的支柱。“如果连我也垮了,这个家就没有希望了。”

三口之家的第二个癌症患者

今年11月中旬,程红的丈夫周成被检查出胃癌。雪上加霜,11月底,程红带着一直喊腿疼的儿子宝宝来到医院,宝宝又被查出左腿胫骨生了肿瘤,也就是通常说的骨癌。

程红难以接受儿子7岁就得癌症的事实,她带儿子走遍了南京各大医院,所得的结果都一样。“你看,癌细胞已经啃掉了一块骨头。”昨天在家中,程红拿起一张鼓楼医院的X光片跟记者说。

丈夫周成每天在医院化疗要

花费几千元,儿子宝宝的截肢手术又需要几十万元的花费,而程红已经失业,这个36岁的原超市收银员不得不为宝宝到街道申请了低保,还试图在中国红十字会的网站上,申请一笔治疗费。

这个家庭的经济已经崩坏了,程红说,能借的都借了,但还是不够。“实在不行就卖房子。”

上周二,程红到三牌楼小学替宝宝办理休学手续时,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宝宝的班主任老师邵静。

班主任老师发出求助短信

“宝宝虽然比较内向,但很聪明,成绩虽然不是很好,但很懂事。”这是邵静老师对宝宝的印象。

宝宝入学不到半年,其间又因为腿疼请了几个月的假,老师和同学对他的印象都不算深刻。

但这丝毫不能影响邵静对于宝宝的痛惜,这个执教六年的年轻女教师得知宝宝患癌症之后,先是自己闷了半个晚上,然后作出决

定,求助班里其他孩子的家长。

因为每个班级都有一个群,邵静试着在一年级三班的群里,给每位家长都发了一条这样的短信:“家长您好!我班某同学被查出身患骨癌,可能要被截肢。他的父亲身患胃癌(晚期),无力负担高额医药费。”

邵静的短信很快得到了回复,家长们表示愿意尽自己的能力帮助宝宝。

力所能及的帮助 就是最有力的善念

昨天下午的班会上,每个孩子都为宝宝捐了款,都是几百元。这仅仅是一个开端,邵静求助短信的内容正在扩散:一位家长把求助短信发在了“西祠胡同”论坛,更多人回了帖;一位家长跟朋友说过之后,朋友又告诉了更多的朋友;一位家长在跟亲戚的电话里提到这事,现在连远在台湾的姑妈都知道了……

昨天下午,程红欣喜地告诉记者,一位在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有熟人的家长,愿意帮宝宝争取一个床位;一位家长

发动了公司同事,为宝宝捐款;那位远在台湾的姑妈,也在电话里叮嘱,她会留意能买到的特效药……

“大家都不是慈善机构,但都愿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来帮助宝宝。”一位家长曾这样跟邵静说。

昨天,程红打算去给宝宝办个账号,已经有许多认识的和不认识的家长联系到了她,想给宝宝捐钱。

如果你也愿意奉献爱心,
可拨打快报热线96060。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文学院教授 用流行曲调唱诗词

课堂上开“演唱会”,古典文学课太“潮”了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窗前又是红叶落,曾经相约、永不退缩,燕去楼空费折磨……”教室中传来优美的男声独唱,夹杂着学生的欢呼声与掌声。这不是演唱会,这是南师大文学院教授曹辛华在给大一学生上中国古典文学课。说起老曹,学生们立刻就会联想到他那量多且质优的“课堂演唱会”,直呼其为“情歌王子”。



曹辛华 图片由本人提供

课堂倾情演绎“诗词流行曲”

在南师大,曹辛华教授的“课堂演唱会”可是出了名的。“老曹喜欢在课上唱歌,超好听”,提起曹辛华,上过他课的学生评价道。

“老曹曾经把他在恋爱时写给女朋友的海量诗词唱给我们听呢,又有才又深情,绝对的‘情歌王子’!”一位学生感慨。

曹辛华虽然已经四十多岁了,但紧跟潮流,算是位潮人。在为学生们讲解诗词的时候,他一再强调诗歌的音乐性,提倡用熟悉的曲调演唱唐诗宋词、用现成的曲子创作

诗词。为了让学生们明白诗歌和音乐的紧密联系,他常常把自己学生时代填写的诗词拿出来与大家分享,并在课堂上倾情献唱。“你怎么舍得我难过?窗前又是红叶落……”这首歌曲就是曹辛华填词的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借《大约在冬季》之曲唱出。

“一学期都是听歌听过来的”

“上曹老师的课太幸福了!一学期听歌听过来,但真的学到了很多。”上过曹辛华课的同学都会发出这样的感慨。曹老师一进教室,就打开音乐播放器播放古曲,如歌曲版李清照的《声声慢》等,让同学们进入诗歌的音乐氛围。在讲解诗词时,要么即兴套用经典曲调直接演唱诗词,要么在课前便将诗词改成白话文,到课堂上为同学们演唱现代版。虽然上的是古典文学课,但一节课下来歌声不断,学生直言“老师太潮,我们太幸福!”

曹辛华表示,学生们大多喜欢听流行音乐,因此,要想让他们更好地接受知识,最好的方法便是把课程内容与通俗歌曲联系起来。他希望通过这种富有“娱乐与游戏精神”的古诗词教学方法,让学生们在体会到诗词音韵美的同时,也爱上读诗填词。

因为教学方式别具一格,“情歌王子”曹辛华在南师大名气颇大,常有学生慕名来蹭课,“就想听听中文教授开的‘课堂演唱会’!”通讯员 徐锐 吴雨蒙 快报记者 谢静娴

20多年前新街口限行自行车 骑车进出,有证才行!



你知道,骑自行车出入新街口地区,曾经要办通行证?

南京交警一大队民警李昕在家中鞋柜的角落里发现一张非机动车新街口地区通行证,不禁勾起了儿时的记忆。他用手机拍下照片传上微博,立即引发交警们集体怀旧……原来,颁发自行车通行证,是20多年前交警大队为了缓解新街口附近“停车难”的一项举措。

“现在只有货车才有这种限制,根本见不到非机动车通行证,挺有纪念意义的。”李昕说,外公的非机动车通行证是单位统一办理的,估计当时在新街口地区办公的人都有。

因为当时年纪还小,李昕坦言,自己也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非机动车出入证的,只有大概印象。

车满为患,新街口“限行”自行车

李昕的帖子一出,就引起了许多交警的共鸣,他们开始集体怀旧。

从李昕上传到微博的照片上可以看出,“新街口地区非机动车出入证”是由南京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发放的。“南京交警”微博回帖说:“当年,交管局还叫交警大队,大队应该还叫中队,中队应该还叫班。”

这个通行证到底是什么时候颁发的,又是做什么用的?带着疑问,记者昨天采访了南京多名老交警。

一位上世纪80年代就从警的老交警告诉记者,80年代中后期,他就在二中队工作,也就是现在的二大队,而他值勤的范围就是新街口地区。“当时禁行的

年轻交警的儿时回忆

“知道吗?以前自行车也有禁区。早晨在家找鞋子,发现了这个怀旧的非机动车新街口地区通行证。记得小时候外公骑车带我到新街口,有了它就可进入现在的中心大酒店以南,否则就只能把车停在长江路了。”

前一天上午9时44分,南京交警一大队年轻的民警李昕在网上发布了这条微博。

李昕回忆,当时他刚上幼儿园,外公在新街口邮政局工作。每次外公骑车带他到新街口玩的路上,李昕都会看见,有很多人到长江路就停下来存自行车,不能跟他们一起进入现在的中心大酒店以南。“为什么他们不能骑过来呢?”李昕好奇地问外公。外公指了指车前的出入证,告诉他,只有凭出入证才能进入指定区域。



非机动车出入证 李昕 摄

20多年前新街口限行自行车 骑车进出,有证才行!

“知道吗?以前自行车也有禁区。早晨在家找鞋子,发现了这个怀旧的非机动车新街口地区通行证。记得小时候外公骑车带我到新街口,有了它就可进入现在的中心大酒店以南,否则就只能把车停在长江路了。”

前一天上午9时44分,南京交警一大队年轻的民警李昕在网上发布了这条微博。

李昕回忆,当时他刚上幼儿园,外公在新街口邮政局工作。每次外公骑车带他到新街口玩的路上,李昕都会看见,有很多人到长江路就停下来存自行车,不能跟他们一起进入现在的中心大酒店以南。“为什么他们不能骑过来呢?”李昕好奇地问外公。外公指了指车前的出入证,告诉他,只有凭出入证才能进入指定区域。